

王雪、叶一格、邓洁龄、卢叶蕊4人正在讨论中

《千里江山图》：至暗之时，至亮之光

古有王希孟凭青绿山水画冠绝天下，今有孙甘露以《千里江山图》致敬信仰。“千里江山图”是传世名画，是接头密码，是任务代号，也是用生命写下的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情书。

影更多。作者的笔触是那样细腻平静克制，宛如推波的潮汐，沁润的微风，天地间无穷的力量悄然蕴于无声息处。

令我无法忘怀的还有那个用跳楼来通知会议危险的无名氏。作者用叛逆的眼光写道：“跳楼的人身体蜷曲着，躺在马路中间……崔文泰不敢细看。”

的时空变奏极大地激发了文学表达的潜能以及情感动人度，让《千里江山图》的推进节奏更加具有层次感，演绎出多个惊心动魄、悬念丛生的画面。



云友读书会

云友读书会：有书友自“云”中来，不亦乐乎？云友读书会成立于2020年5月，是中国作家网在疫情中联络策划的线上跨校青年交流组织。

王雪：小说中那些可珍重的人

褪却真实历史背景和重大主题的外衣，小说的内核可以看成是一个精彩的“陈千里捉鬼”的故事，年轻的主角于危难关头挺身而出，几乎凭一己之力，吊打三鬼，收拾残局，完成任务，通关胜出。

叶一格：从纯粹的躯壳中读到真正闪光的灵魂

北宋年间的名画《千里江山图》代表了宋徽宗心中关于江山社稷的理想，太平盛世，人民安乐。那百年后，我们在和平富强的新时代再读到小说中那段酷烈无比的斗争，还是能感受到生死一念间的惊险与宿命般的轮回感。

邓洁龄：镜面迷宫中的浴火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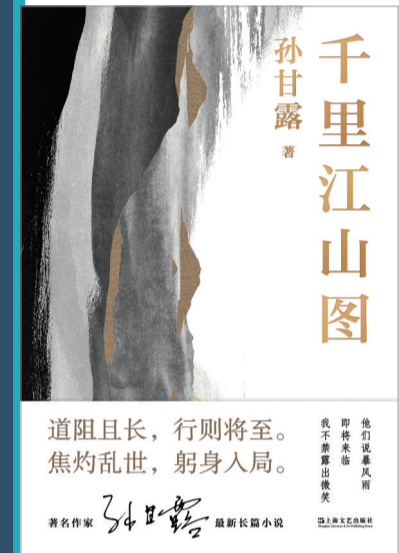
孙甘露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先锋小说作家，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讲故事的人”。《千里江山图》情节设计非常用心，虽然主线情节不算复杂，一条线是要找出渗入组织内部的敌人，同时并行的一条重要情节线就是如何在各种地方特务的眼皮子底下不动声色地施行代号为“千里江山图”的秘密计划。

对照普罗普的角色列表，小说中的人物基本可以与这些角色一一对应：主角（与反派的斗争取得胜利后迎娶公主的人）：陈千里；反派（与英雄斗争之人）：叶启年、游天啸、内部叛徒；帮手（帮助英雄完成他的任务）：小分队；调度员（让英雄知道自己的缺陷并开启英雄探险旅程之人）：叶桃；施主（给电影中的英雄一些魔法物品）：青岛船上乘客；假英雄（想夺取英雄成就并迎娶公主的人）：易君年（卢忠德）。

稍有不同的地方在于主角与反派斗争取胜后并未迎娶公主，而是与枪杀公主的传说终身相伴（也可以视为迎娶公主的翻版）。小说对场景、调度、服装、道具、对白等细节的考究超乎寻常，具体而微中掩藏着体系浩大的历史讯息，每一铲挖下去都是秦砖汉瓦。

除了人物群像的成功塑造外，小说的叙述和语言同样精彩。罗兰·巴特在《零度的写作》中强调“语言的乌托邦”和“叙述的克制”，在早期创作阶段，孙甘露那种颠覆性的、实验性的、充满陌生化的小说语言和“零度情感”的叙事介入，就已经极大地延展了小说的弹性和审美领域。

在这样的节奏同地下工作的特性也非常契合，我方与敌方互相观察、追逐、盘旋，推测对方的心思，推测对方是否知道自己的心思，推测对方在知道自己这方面心思的情况下如何做出这样的计划。



千里江山图

孙甘露著

中国作家网出版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焦灼乱世，躬身入局。

申霞艳、陈杏彤、黄魏越、古格妃、曾嵘、陆王光华6人正在讨论中

《灯盏2020》：选本的立场、审美与作家的感受力

申霞艳：

我们这次共读的是陈涛主编的《灯盏2020：中国作家网“文学之星”原创作品选》，入选此书的是2020年度中国作家网“本周之星”栏目的优秀原创作品，包括散文、诗歌和短篇小说，共计48篇。

提醒大家在阅读时关注媒介对文学的潜移默化，印刷媒介曾经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精神生活，移动互联网对当今文学的介入和改变会更大，要关注这种生产、传播方式变更带来的深层影响。

陈杏彤：

《灯盏》中“故乡”“村庄”“土地”等属于高频字眼，说明作者们对“乡愁”的眷恋，对“青山绿水”的深情。尤其是散文和小说刻画了很多有质感的人物群像：以“奕”为艺术的农村妇女、最后一艘渔船上的老头鱼头、无力捕捉兔子的老猎人、老主顾们逐个去世的剃头匠……

《田园杂兴》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有漫长的农业文明传统，诗人范成大所作的农事诗总集命名为《田园杂兴》，小说借用此名显然是有意为之。主人公公开垦出八亩拾边地，侍弄出一片好庄稼，取名为“马丰收”，小说开篇以他的编号展开，从中可以看到鲁迅、赵树理等写作传统的影响。

“马丰收”这个人物形象特别感人。对于中国亿万农民而言，或许看得见抓得牢的土地更能带来共鸣，这也是基层写作者独特的创作路径。小说结尾，

马丰收完成了从“村里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转变，但他仍选择每天坐公交回到田间耕作。我不禁思考，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是否可以避免给城乡之间划上清晰的界线，能不能在城市中也留一块“无用”的土地？

黄魏越：

《灯盏2020》中的文字是有声的，执笔者用敏锐的听觉捕捉到万物的初生、悸动、流亡、乡野的河流、烛火、虫蝇，世界的万顷寂静，沙漠苍茫落日中的驼铃，《胡笳十八拍》的曲调都被揉进纸间化开。那是一个童真世界，作者以赤子之心正视了其他生命的存在，达到与自然界同频共振的效果。

古格妃：

在现代人的“家园”日渐失落的今天，稳定性、确定性、温暖感变得尤为珍贵，此次阅读对我来说就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一次“重返家园”，带来了很丰沛的情感慰藉和思想触动。

分发挥着创作者对地域的感受力。埃里克·坎德儿曾说：“经验和记忆成就了我们的。”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更为切身的是如何处理“文学与记忆”“自我与记忆”的问题，而故乡的记忆不仅是事件、建筑、地貌，更是个体对具体事物的连绵感应，进而积累成一种深沉持久的感受，将感受诉诸笔端。

曾嵘：

《灯盏2020》辑录的散文风格相当平实流畅和自然生动。《青瓦的村庄》将笔触对准城乡一体化中沦陷的村庄，吹响了对原乡的挽歌；《那年，我忘了抱它》为一棵椿树作传，穿插盖房、搬迁的历史，其中既有对自然事物的体察，也有对时间流逝的感伤；《村庄的树》则写出了桂花树、橙子树、乌桕、枣树的品格和命运。散文用“有情”的眼光写历史中的人，如《哭的艺术》介绍了“哭艺”的形式、特点及变迁，在婚丧嫁娶与风土人情的描摹中，托出一位不善言辞的母亲，衬出人的艰难和隐忍。

题。《马事》一文以马为叙述者，写出动物与人遭遇的生离死别、劳役和暴力；《春逝》将叙述者和老者的声音编织在一起，不时穿插着卡尔维诺的文本，通过多声部演奏对衰老、死亡和虚无的思辨；《剃头匠》通过展示剃头匠老周的绝活、豆腐张的手艺来呈现生活的细节，温柔地看待流逝的生命；《大地耳》以儿童视角描绘童年和乡村，带着平淡的忧伤在记忆中钩沉同伴死亡的那天；《单桅船》在较短的叙述时间里，写出了跌宕起伏的时代和恒久的爱情；《田园杂兴》则写出了变迁中的农民对土地的坚守和依恋。

陆王光华：

在阅读过程中，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或重返家园寻找记忆的故地，或探访名胜古迹触摸历史的脉搏，或驻足于原生态的风光之中重申自然。其中《故乡的河流》《悠悠水下千年城》“乡愁”与“怀古”之音不绝于耳；而《虎跃南涧》通过对当地神秘南涧习俗的探访，边陲的风土人情尽在纸上。在品读诗歌时，得见作者们的诗歌技法探索、语言打磨与诗性之美，比如《内心的铁》《十二月》并非所有的道路都通向未知情感冷峻、克制，善用隐喻，语言富有力量与美，阅读即是在意象环绕、符号层叠的世界中寻觅人们的心灵符码，感受简练文字背后的种种博大；而《悬在雨后的彩虹》组诗以情感为纽带，关注了庚子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饱含现实关怀。小说卷着重探讨了作者对文学母题的诸种新演绎，比如希望、爱情、童真、乡愁等等。小说卷很能体现创新意识的，其中《乌姆伊塔洛》轻盈、浪漫，赋予了乌姆别样象征意味和幻想色彩；而《大地耳》以寓言的方式将万物有灵的景象诠释得十分灵动，捕捉到了孩童灵光消逝的刹那；《剃头匠》关注市井生活的人情味与匠人的内心世界，有汪曾祺的味道；《田园杂兴》以农民与土地纠缠一生的复杂关系展开，主人公被命运“拨弄”的种种情状表达着作者对乡土境况的思考。

真诚、自然是《灯盏2020》整体的风格特色，也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作者们不少身处基层岗位，以地区作协的专职作家为主，更不乏乡镇干部、乡村教师、农艺师等业余写作爱好者。他们把许多以往我们注意不到的细节、题材纳入了写作中，丰富了文学之树的脉络。有些作品使用的语言尽管粗粝但却富有质感，能打动人。散文中洋溢的原乡精神，诗歌中蕴含的多重意蕴，小说中容纳的广袤世界，无一不佐证着写作者的精神和态度。而他们敏锐的洞察力、追求创新的热情与真诚的创作姿态则进一步表征出一种健康而富有生命力的基层文学生态。



明湖读书会于2018年4月23日成立，是一个在暨南大学中文系现代专业老师指导下由爱好读书写作的学子组成的读书会，成员含本科生、硕士、博士百余人，成员从2019年起曾参与《作品》杂志的“品藻”专栏及“明湖杯”大学生文学评论比赛。



中国作家网“文学之星”原创作品选

陈涛主编

中国作家网出版

《作品》杂志

陈涛主编

中国作家网出版

《作品》杂志

陈涛主编

中国作家网出版

《作品》杂志

陈涛主编

中国作家网出版

《作品》杂志

陈涛主编

中国作家网出版